

漓江出版社

侨民



葡
雷拉·卡斯特罗 著
宝生 译



侨 民

侨 民

〔葡萄牙〕费雷拉·卡斯特罗 著

张宝生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875 插页 2 字数 183,000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册

ISBN 7—5407—0137—4/I·105

统一书号：10256·296 定价：1.85元

作者简介

费雷拉·卡斯特罗（1898—1974）是葡萄牙当代杰出的文学家。他幼年丧父，加上家境贫寒，十二岁时就横渡大西洋，到巴西谋生。在亚马逊原始森林中他度过了四年艰苦岁月，在这期间，他当过橡胶园工人，做过其他卑微的工作。但他勤奋好学，后来就为一家小报撰稿，同时练习写小说。1916年，他发表了第一篇小说《贪得无厌的罪犯》。

1919年，卡斯特罗返回葡萄牙，在里斯本定居，继续他的记者生涯和文学创作。1928年，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侨民》。小说描写一个穷苦的葡萄牙农民，背井离乡，去巴西谋生路。他历尽艰辛，遭受了种植园主和资本家的残酷剥削，最后一贫如洗，双手空空而回。此时，他仅有的土地已被别人占有，妻子也已因贫病交加悲惨地死去。这部作品标志着他的创作达到了成熟阶段。1930年，他的另一部描写巴西橡胶园工人生活的长篇小说《丛林》问世。上述两部小说是卡斯特罗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曾先后被译成了英、法、德、俄、西、意、捷、波等二十多种文字，使他载誉国际文坛。

费雷拉·卡斯特罗先后发表过十三部长篇小说和文学小品，被认为是葡萄牙当代最有影响的作家。他的作品同劳动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充满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并对剥削者进行了抨击。由于他的作品主要反映他所生活时代的社会现实，抨击了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因此，他又被认为是葡萄牙新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驱和主要鼓动者。他的作品语言通俗易懂，文笔流畅。1970年在法国尼斯举行的国际图书节上，他曾获得“金鹰奖”。

在萨拉查统治葡萄牙期间，他反对法西斯的专制独裁，主张多元化政治制度，并拒绝了当局给予他的奖赏。为此，他的作品受到了新闻检查机关的限制与刁难。

费雷拉·卡斯特罗的作品除《侨民》和《丛林》外，尚有：《寒冷的土地》（1935）、《暴风雨》（1940）、《周游世界》（1941—1944）、《羊毛和白雪》（1947）、《弯曲的公路》（1950）、《使命》（1954）、《最崇高的天性》（1968）、《未完成的作品》（1974）等。

《侨民》一书到1980年已印二十一版。

第四版前言

许多人从北往南，从东往西，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地迁徙，为的是寻求面包，寻求一个更美好的前途。

他们由于生态的规律而降生。一旦有了意识，他们睁眼一看生活，就会发现，似乎只有部分人得到了生活的权利。他们中有人很快就甘心情愿地做可有可无的人，甘心做多余的人，甘心接受千般限制、做受苦受难的人，只图躯体有所发展。他们对很久以前就立下的规矩毕恭毕敬，对他们来到世上时，那些已经根深蒂固的东西，全部接受，卑躬容忍，默不作声，逆来顺受地度过一生——对他人的幸运生活，他们只能无可奈何地观望。但是，另一些人就不那么轻易甘心。他们出生的地方，他人不厌其烦地教他们要热爱的地方，如同世上其他地方一样，只是为少数人的享乐而存在。这些人怀着可以理解的壮志，他们要生活，期望享受那些拥有特权的人们所享有的优越条件。于是，为了面包，他们从这个大陆跑到那个大陆，从这个半球移居到另一个半球。

但是，在整个世界，或者说，几乎整个世界，人们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悲惨情景，因为人类聚集的地方，规矩大同小

异。尽管如此，他们没灰心丧气，眼睛盯着自己想象中的光明，继续迁徙。与此同时，那些狡诈之徒则利用种种利己的手段，或者制造这种手段，从天真幼稚者的身上大发横财。

这些人迁徙的时候，拿的是祖国的护照。但是，他们根本没有祖国，因为他们那所谓的祖国，只属于那么几个选举中的获胜者。而对于他们，只有兵营中响起了军号，或是政府机关收税时，祖国才存在。在欧洲是这样，在其他大陆也如此。

一个人生下来，如果不拥有先辈积攒下的财富，他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多余的。他踏进生活——有人曾经说过，而且肯定如此——就如古代斗兽团中的野兽一样，必须搏斗！为建立自己的地位而搏斗，为反对别人而搏斗，为鸡毛蒜皮而非真正崇高的事物而搏斗，崇高的事物在世上的存在往往是短暂的。

在这个星球上，不论人们迁徙与否，大部分人在搏斗中逝去了。虽然他们做了最大的努力，怀有最高尚的情感，但是，过去强者建立起来的社会结构，却未曾改动，它仍然是今天人类动乱和灾难的主要根源。

我们是专写那些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地位人物的传记的人。在这本书里，我们讲述了几个人的简单的故事，他们经受了生活中的种种磨难，从大西洋的此岸跋涉到彼岸，为的是有一天也能尝尝另一些人往往不用费大力气就能享用的黄金果。

然而，移民问题并非问题的起因，而是另一个更为广泛，更为深刻问题的后果。所以，把移民们未能实现自己抱

负的责任，主要归咎于巴西、或是阿根廷、或是美国，是错误的。我们十分热爱巴西这个国家，它是世界上最宽厚、最可爱的国度之一。阿根廷和美国的社会组织，同其他所有国家几乎是一致的。再说，大多数的移民确实不具备搏斗的条件，尽管他们许多人是欧洲每日出口的优质的无知生灵。悲剧不在此，它带有普遍性。这些人竞相去冒险，因为他们没有面包，或是因为他们有理由深信：这个世界上，只是有黄金的人，才有过奢华生活的权力。特别是，他们遭受了另一些人的欺骗，那些人就在他们的家乡剥削他们，利用他们的天真无知，对他们说，即使象他们那种粗俗、笨拙和愚昧的样子，也可以在地球的这一块地方或是那一块地方，找到大笔的财富。于是，他们被幻影所迷惑，动身远行。如果要追究什么罪责，首先我们要归咎于欧洲。

但是，这一切都不过是一颗树干被蛀朽了的千年大树的树叶而已。人们正在察看着这棵树的树阴，而且关心它遮盖着的地面面积。

就我们而言，当我们仔细考虑再版《侨民》一书时，我们要设法弄清一个远远超出移民问题的根本性问题——这是今天的问题，是昨天的问题，也是一向存在的问题。

目 次

作者简介..... (1)

第四版前言..... (1)

第一部..... (1)

第二部..... (185)

第一部

黑色、白色、黑色、白色，黑得发亮，白净如雪，一只羽毛黑白相间的喜鹊抖动着尾巴，不停地在松树的枝杈上和石南树上蹦来蹦去，从这儿钻进去，又从那儿跳出来，最后飞到松树顶上，嘴里叼着一根干树枝或是一根柴棍儿。

棵棵树干粗壮，表皮粗糙、绽裂的一片松林，在这寂静的春日午下沉稳地安睡着。人们都说，这里的松树受了马尔萨斯^①药剂的损伤，都是不孕的或是空心的，因为在起伏绵延的栗色地面上，看不到一棵撑着绿色枝叶的小松树。那些近乎黑色的裸露的树干，表面凹凸不平，象是简陋庙宇的立柱。阳光从树冠漏下来，织出闪着银光的、奇异的网状物。有时，这些不成形的网状物又支离破碎了，再汇成变幻莫测的流体，倾注到树枝上，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手镯，或是落到地面上，变成异彩缤纷的珠宝。

远处，有条壕沟象根红线蜿蜒伸展，把山坡切成两段。沟里生长着茂密粗壮的小松树，茂盛非常——这是新一代的小树，老松树不愿用自己百年的枝叶把它们遮住。

左边，透过静止不动的树枝，隐约可以看见座落在小山脚下村庄的灰白色房群，还可以看到一只桢鸟在啄食象耳坠

① 马尔萨斯（1766—1834）英国经济学家，创建了人口论。

似的红樱桃，它时而躲进松林，藏起它那绚丽的羽毛。“刷，刷”，这是死一般沉寂的老林中传出的唯一声响。

喜鹊，一会儿在地上跳跃，一会儿又飞上固定的一个树顶，不倦地搭着窝。一个大黑团已经形成，这是一个牢牢地架在松树顶端的简陋的小树枝结构。

曼努埃尔·博沙惬意地躺在树荫下，观察着正在忙碌地搭窝的喜鹊。他回忆起很久以前，在童年的时候，满山遍野找鸟窝。他简直以找鸟窝为乐，并在同村的孩子面前炫耀。噌、噌、噌，几下就爬上松树，看看新鸟窝搭得如何了。过些日子，又上去看看鸟蛋，或是看看那光秃秃的雏鸟，它们都闭着双眼，一有动静就贪婪地张开嘴巴。但是现在，只有看见矮小的松树上有桤鸟或是斑鸠时，他才去抓，因为用这种鸟就米饭吃，特别香嫩可口。

那些年，他在崎岖的山坡上放牧羊群，常常偷摘阿尔梅达园子里的苹果吃；春天，观赏着鸟儿跳来跳去。那是多么快乐的岁月啊！

他用长满老茧、黝黑的手按着松叶，全身肌肉紧绷，站了起来。但是一阵剧痛马上又迫使他坐下了。他把左腿架在右腿上，仔细查看脚板——睁大了两眼，用食指触摸着。在这儿……

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把小刀，打开折刀就开始一块块地往下削着板硬、皸裂的皮。那东西在这儿！是个比针尖儿大点的黑块，可是却疼得象牙根发炎一样。他小心翼翼地慢慢拨着，免得小刀滑下去。终于把刺拨了出来，一小团血从刀口冒出来。

那边，坡下的钟楼敲了三点。曼努埃尔·博沙毅然站起身来，拖着疼痛的脚，一跛一拐地走出松林。

但是，他刚踏上连接这座象女性柔和腹部的小山坡和村庄的那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就停住脚步沉思起来，两眼望着他那栋几乎就是建在凯麻河边的小屋。

他用粗糙的手指机械地卷起一支烟，左肩倚在一棵粗大的软木树干上。

晚炊的烟雾缭绕着小屋，有如蓬松的原棉。近似蓝色的轻烟飘舞着，由浓变淡，慢慢地消散。

小屋的白墙的四周，有鸡窝和葱绿茂盛的菜园——圆滚滚的洋白菜，攀藤挂树的豆角，尤其漂亮、迷人的是那果实累累，花似紫罗兰的豌豆。水灵鲜嫩的白菜喂养了临近四周的蟋蟀，在仲夏炎热的黄昏和星光灿烂的夜晚，这些蟋蟀组成了一支不知疲倦、旋律单调的乐队。

两棵樱桃树象是守卫这块出产丰富的园地的哨兵，它们枝繁叶茂，生机勃勃，同枝叶单干的无花果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不过，这棵无花果树较之《圣经》上讲的那棵要幸运多了，因为树枝上挂了一个黄色的大南瓜而不是犹太。

葡萄藤攀附缠绕在栎树干和铁丝上，把大自然奉献的上述丰盛礼物圈围起来，串串葡萄吊在白墙上，组成了一幅姹紫嫣红的画面。这墙是他用了好多个星期天砌起来的，从打地基到插墙头上的碎玻璃，全是他一个人干的——这些玻璃是对付偷盗所必备的。

但是，曼努埃尔·博沙的眼睛不愿再往墙那边看了。那是一片地平、水足的田野，一直伸展到老教堂前面。初夏，

这里玉米金灿灿；入冬，水草茂盛，有如湿润的地毯。他一生唯一的理想和最大的抱负就是占有这片土地，成为它的主人，在这块地上播种、收割。他制定的各种各样的计划，都立足于拥有这片土地，包括给狄娥琳姐办婚事——当然，她不能嫁给个穷困潦倒的二流子，而应嫁一个受人尊敬的人，有家业财产，能安度晚年，甚至要有一栋带有法国式屋顶的宽敞的住房，就象上面柳树村的房子那样，屋里还要有个大腌缸，一次能腌上两头阿连特茹^①地区饲养的大肥猪。

但是，不远走高飞，不到他乡发财致富，他的雄心壮志就永远无法实现。每天收入低微，菜园所得刚够糊口，绝难有积蓄。上帝是多么不公正啊，这么广阔肥沃的土地几乎是荒着，无人耕种，因为艾斯特维士先生很富有，住在城里，从不到地里来，而管地的又是个年迈、小气的老头子，他宁肯让地荒芜也决不愿出点儿钱请人帮他耕种。在他看来，这片地现在这样就挺好，只要把围墙扩建到松林边沿就行了，因为低处那边的凯麻河是天然的界限。艾斯特维士先生如果是位谦逊又善于理财的老爷，他应该主张改变一下现状，因为这笔账很好算：一次赚十个大子儿总比一辈子赚五个强。

烟蒂已经烧到了曼努埃尔·博沙的嘴唇，他还在盯着凯麻河岸。那里有他渴望的田野，那里有他那栋缓缓地吐着一缕青烟的小屋，周围是一片傍晚的沉寂。

慢慢地，在他和眼前的景物之间插入了一幅新的幻景：一只装着几件衬衫、外衣的木箱，一列轰隆隆地开往里斯本

① 阿连特茹，葡萄牙特茹河以南的地区。

的火车，接着是轮船大海，大海……然后，一片星云，“难以言状的东西”——“鼻子下有嘴，走遍天下”，“男子汉大丈夫，只要干活儿就饿不死”……她们有什么好担心的？给她们寄钱。过四、五年回来，总能有那么几千雷亚尔^①……只要上帝保佑没灾没病，捞它几千没问题！身体壮实着呢。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在憧憬着那发迹了的未来的同时，他的表情变得忧郁起来：那双对过去的倒运闪现着不安的栗色小眼睛，在憧憬未来的时刻却又呆滞无神了。那瘦削的脸毫无表情地拉下来，好象是靠着长长的黑胡须和两片薄嘴唇支撑着，粗俗的尖尖的下巴上方露出两排抽烟熏黑的牙齿。他纹丝不动地挺立着，犹如一根粗糙的女像柱。他中等身材，体格结实、充满活力。由于终年劳动，他肌肉发达，是个健壮的农民——顶着星星上下工的人们都有这样健壮的身体。

人们看到桑迪亚古衣锦还乡，卡热里亚斯乘坐小轿车从城里回来，带了两个大箱子，衣帽考究，这些东西在圣若昂·马德拉^②没见生产过。

他眼睛凝视着的这幅画面经历着深刻的变化：那栋小屋在往高处、向四周扩展，甚至搬到了柳树村，那房墙一直往前伸展到了桥边。屋顶，直到很晚太阳还能照得到，上面是个晒场，还有个晒玉米的藤筐。春播季节，他和所有的男人都耕种那块宝地。地里，有两对、三对、四对黄牛在稳稳地拉着旧式犁或是双铧犁。全村的姑娘们都被召来剥玉米。光

① 雷亚尔是葡萄牙旧币单位。

② 圣若昂·马德拉，葡萄牙北部阿威罗县一个区的首府。

是攀附在河边栎树上的葡萄酿出的生葡萄酒，就能装几坛。这一切都是他的，都是他每天每时汗水的果实。

唉，真后悔当初没早点做出这个决定，没趁血气方刚的未婚之时就做出这决定！要真如此，该能大干多少年啊。若再走运，就连莫拉代士都可以不放在眼里了，因为那样他能献给村子里的就不仅仅是一所学校，而且要把修道院长总挂在嘴边的那座新桥建成。

现在，他已经四十一岁了——要不是典当财产公证所逼他弄准确年龄，他还总以为自己要年轻得多呢，——还有一个到了结婚年龄的女儿，在外面不能呆得太久了。就呆到可以赚够钱买那片地，再弄个几千雷亚尔以备爱梅利娅生病时花费就行了。艾斯特维士那块巴掌大的地，现在的价格等于过去好几公顷的地价，要是没人在他耳边嘀咕，出主意反对，他会以五万雷亚尔左右的价钱把那块地卖了。五万，屁大点儿钱！要是走运，弄这五万，两年时间就够了。当年，五个雷亚尔还值点钱时，要想弄到五万这个数可就难了。但是，如今值钱的是巴西币……

他吐掉烟蒂，走出草丛，踏上小道。为了保护脚，他学着城里人的样子，小心翼翼、慢慢腾腾地走完这三米远的路程。在他看来，这个小地方从来没象今天这样贫困，这样值得同情，值得仔细看看。邻近的村庄都发展了，建了新房子，有了多喷头的水泉，好多家住上了带铁门的宅院，因为这些家的孩子都抓住了时机登程远去——请保重，我赚钱去了——而且回来时都发了财。

而这个村里的男人们，一离开母亲的照顾就投到妻子的